

景聖樓詩文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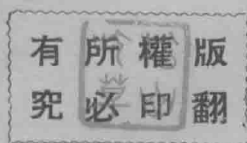
癸卯夏馮康在篆



中華民國五十二年（一九六三）六月初稿

中華民國五十三年（一九六四）五月出版（一——一〇〇〇）

非賣品



景星樓詩文集

編著者：黃秀松



香港九龍界限街六十號四樓

景星樓詩文集目次

秀松黃 愷編著

序 文

莫 序.....(一)

劉 序.....(三)

陳 序.....(四)

自 序.....(六)

景星樓之命名.....(九)

太夫人小傳.....(一〇)

題 詞

圖 照

太夫人六一壽慶錄序.....(一二)

太夫人六一壽慶題詞

太夫人六一自壽詩

(一五)

壽序

(一六)

壽幛

(三五)

壽聯

(三六)

壽詩

(四一)

編後話

(四七)

太夫人五一壽辰唱和詩

(四八)

韻芬詩草

(四八)

編後

(五三)

後跋

(五八)

松山詩稿

(六一)

我的見證

(一〇五)

寫在編後

(一一八)

景星樓詩文集序

莫 序

蚤歲就塾，卽篤好孟子與廬陵集，蓋以子輿之處己以義，永叔之待人以忠誠孝友，皆可於其書其詩其文中見之也。往哲典型，雖日以遠，然其德在，其功在，其言在，斯其人亦固儼然爲在目前矣。嘗考二子所以能成一代楷模，而其義理詩文，又垂訓後世，歷千百年而不衰者，殆母訓使之然也。苟仇氏不三遷其居，鄭氏不畫荻以教，則二子寧復有此震耀千古之成就耶？稍長從遊於朱九江先生再傳弟子羅憩棠，潘鏡芙兩先生門下，執經問難，蓋亦有年。兩先生南國碩儒，從遊者衆，於濟濟同門中，交厚而知深者，得化縣黃君秀松，敦厚恭儉，溫文有禮，鏡師許爲佳子弟，同學輩亦多以此稱之，而未知黃君之能臻此，蓋實得力於母教。稍後，余北上學文，黃君留穗習律，南北殊方，聚首已渺，繼則中原板蕩，抗戰軍

興，轉徙播遷，未遑寧處，彼此消息隔絕者，垂三十年，然耿耿此心，實無刻能忘東閣論文之樂，而深冀或有西窗剪燭之一日也。多年來，遑難海隅，舊雨散零，新知莫遇，情懷落索，蓋可知矣。前歲偶爾郊行，忽於道左遇黃君，班荆道故，相對泫然，感念歔歔，恍如夢寐，當年五陵裘馬，今皆垂老衰翁矣，可歎也歟；抑人世間聚散陰晴，得失腴瘠，豈真有所謂數者存乎哉。今夏黃君出其景星樓詩文集稿求序，斯集也，一部爲黃太夫人黎韻芬伯母畢生仁愛之心聲，於此藉知黃君之品與學所自來，而深憾余之未能親聆訓誨；一部則爲時彥慶賀黃太夫人六一榮壽詩文；於此藉知時流對黃太夫人之企慕景仰，而深信黃太夫人享譽南服之當然。另一部則屬黃君蓬轉二十年中發憤之所作，蓋藉詩若文以抒發其中懷鬱結者也。詩以言志，文以載道，觀此其益信矣，是爲序。

中華民國五十二年（公曆一九六三）夏月 樹人東莞莫培遠序於香港

劉序

婦人四德，不及於才，蓋以古者庠序學校，無與釵裙，弦誦詩書，皆爲弁士，觀念殊科，本非定論，而後世乃至有無才是德之說，其蔑視與抑制婦女之爲學，何可勝慨。夫才之與德，體用相成，蔡女胡笳之作，道蘊柳絮之詞，皆淑德芳徽，流傳奕世，豈有才德相妨，無才乃德者哉？化縣黃伯母黎太夫人韻芬，冲齡好學，負笈省垣，卒業還鄉，創設女校，既而守節撫孤，支持門戶，教育子姪，成學服官，重遭世變，輸財佐軍，興學勵俗，集婦德之大成，樹母儀之矩範，然而太夫人少耽文翰，暇製雅詞，卽景抒懷，皆成錦句，驅詞使事，具見慧心，信乎才德兼併冠笄共仰者矣。其哲嗣黃秀松君與余後先畢業廣東法官學校，懷風雅而志忠貞，輯所遺景星樓詩文集示余求序，誦其意莊詞雅，而淑德清徽，尤可紀述，重感古來婦人才德之說，因以爲之序。

中華民國五十二年（公曆一九六三）夏月 劉賢年序於台灣

陳序

黃太夫人黎韻芬伯母，出身茂名世家，勤奮好學，才能卓越，女傑也。年十七，于歸我化縣黃彥瓊世伯，然不幸而芳齡則孀守撫孤，矢志爲社會服務。時值清末民初，粵南僻處，女子入學校讀書，尙屬罕見，黃伯母獨開風氣之先，負笈廣東省會，受師範與法政教育。南回後，奉茂名縣命令開辦女校，蜚聲遐邇。其時予正就讀窮鄉私塾，已耳其名。及後予服務於化縣政府，得縣長保送，與其次君秀松兄同學於梅菪市公立宣傳講習所，藉知黃伯母之爲人，女傑之名不虛。後予工讀於廣州，秀松兄與其長兄宰均亦在穗留學，研法政，予慕其昆季純品力學，因與爲友，浸成莫逆交，然尙以未曾一識黃伯母爲憾。民國廿二年至抗日軍興前夕，我粵安定富足冠南中國，廣州之進步繁榮媲美美京、滬、秀松昆季、特迎慈母暢遊廣州，使予得瞻風範，至快生平。自此，予於戰時戰後，每去來家鄉與廣州間，道經化城或湛江，常叨黃伯母款接於化城其自建大廈「景星樓」，或湛江市秀松兄律師事務所，視同家人，而予之子女與秀松兄子女，亦相與往還友善，成爲世交。以黃伯母之正身淑世，守節有後，見譽鄉黨，戰後方期坐擁兒孫，享太平盛世之福，並以餘年致力社會文教慈善事業，以

娛晚景，詎料大陸驟遭巨變，伯母與其大部份家人陷身虎穴，被以「善霸」罪名鬭爭而歿，僅秀松兄携其次男明秋，間關奔抵自由天地，得以生存發展，克昌厥後。秀松兄孝思純篤，特輯刊慈母遺存及有關詩文等，以爲紀念，並附其本人詩詞於後，合成一冊，囑予爲序，因在百忙中綴此短文，用彰潛德幽光於萬一，並誌悼念之忱！

中華民國五十二年（一九六三）夏月 陳錫餘序於香港

自序

余失母愛，已十有三年矣。十三年來，憂愁痛苦，每每失神，幾不知有世，更不知自身爲何如人？噫！母愛之偉大，信不誣矣。痛定思痛，始知尙在人關，而益有以自勵其所以爲人者。母往矣，母雖往，母生養教之功在也，母忠貞節義之德在也，母清真雅正之詩在也；是母雖往，母功在，母德在，母言在，斯母亦無不在也。是母往者，形也，母在者，神也，神存，斯人亦無不存也，是余母之遺澤常存也，而卽余母之慈愛長存也，母愛永遠長存，此余之所以益自奮勉，不敢自棄，而彌信母愛偉大。余生三齡，嚴父見背，母氏賢，生之養之，而又教之，以慈母而兼嚴父，劬勞之苦，從可知矣。猶未已也，余兄弟先後畢業大學，受室服官，而必戒之曰：「毋負師長，毋負祖宗，毋負社會，毋負國家，毋負民衆，始之謂自愛，能自愛，可稱愛母」是母之愛，推及於民衆也，國家也，社會也，而母愛之偉大，益彰彰其明矣。母氏雖往，敢不兢兢焉保守之哉。余初爲法曹也，某日奉上峯手令查案，固易得罪於巨室也，始則以利動之，繼則以色誘之，終則以勢威之，而均以詞嚴義正，不撓不屈之精神以應之，其術既窮，而卒得平反，此非余之才能有以致之，而實出母教使然，卽母愛

之表現者也。母奉信基督後，更能以基督之心爲心，而博愛世人；老弱者，扶持之，貧乏者，調濟之，疾病者，慰問之，固不論其爲何如人也。有言曰，某，汝之失和者也，其母老而疾，其子幼，其妻下堂求去，某以多行不義而自殺，母聞惻焉，卽命人持金慰問，而時濟之，並令其子入學，而引其母歸主焉。世界第二次大戰和平後，法人以最惠條約將廣州灣（卽今湛江市）交還我國，政府接收伊始，司法行政，最爲重要。余應友約，前往服務，別時前夕，請母示訓，母笑授予新舊約聖經一本曰：「此天下之大寶也，卽天下之大經也，熟讀，默誌之，當受聖靈感動，而發出心靈之呼聲，引人歸主，庶無愧也，吾兒勉之」。嗣後，余凡事謝恩，不住禱告，朝夕查經，十餘年來，風雨無間，嘗將經卷安置枕側，終身良伴之不如；余之受浸爲基督徒，而又入神道學院，因而得與中西名牧交遊，每每寫出聖靈之詩歌，榮耀我主者，誠如母氏所云，母愛偉大，而主恩永遠無窮也。母嘗謂基督教，爲積極維持世界和平之宗教也，故嘗以經中之先知摩西，所羅門，約翰，保羅等之事，告余，余雖不敏，不敢不勉者，固由來久矣。和平復員，我國勝利後，未幾，國府大選，母以無黨無派，社會賢達，當選爲本縣國大代表候補第三；初，母固不參予也，而余更不知也，發起者，縣中之社會名流也，玉成之者，縣中之弟兄姊妹也，旣成事實，母亦就之，仍以國民份子，爲國家宣勞，實未敢以藉此爲榮譽也。余留湛江三年餘，嘗參與當地社會名流，文教領

袖之文酒會，既結文字緣，因之嘗學詩焉；母固詩人也，余幼時，母授予唐詩，琅琅上口，如唱崑曲。憶初習詩，題爲蒲節，有聯云：「娥江孝女身已歿，湘水忠臣未立功」。蒙師嘉獎，許爲小詩人，年僅十二耳。進校後，或作或輟，未感其興也，服務時，今日之東，明日之西，仍不感興也，違難港澳，時和研長莫培樾兄，劉賢年兄，陳公協之，龍公思鶴，李師鳳坡來往，詩學興味復濃，而就正於諸公者，固甚多也。時或寄情於山水，而發爲長歌短句，輒得輒棄，多不存稿，友輩知者，謂不有舊者較量，則不知新者進益，囑存之，故稍稍注意；詩言志，固矣，而亦寄情之作也。余於詩，實不敢云無所不窺，無所不讀，而於唐之李白，杜甫，宋之蘇軾，陸游，此四家者，尤慕愛焉，抑亦情之所鍾歟？今夏，將母氏遺稿，及時彥戚友慶賀余母六一詩文，並余小詩，合爲一集，顏曰：「景星樓詩文集」；景星樓者，母建之居室也，故以斯樓名之，蓋亦藉以紀念母氏劬勞，而示訓於子孫云耳。斯集拙稿，語焉不精，擇焉不詳，諸君子幸有以教也。蒙謝院長仙庭，林院長子豐，黃主席汝光，羅牧師明祐，曹牧師新銘，李社長耀波，劉院長賢年，莫主任樹人，陳教授錫餘，吳醫師肇鐘，馮教授康侯，或賜序文，或賜題詞，嘉言懿德，銘感難忘，謹此敬謝。

中華民國五十二年（公曆一九六三）六月二十八日秀松黃 愷謹序

景星樓之命名

景星樓、先慈黎太夫人韻芬所創建而贈與余爲居住之樓宇也。建於民國三十年春而完成於秋間，爲時雖僅半載，但太夫人所擘劃，經之營之，耗費精神時間和金錢，不知凡幾。斯樓之一磚一瓦，皆太夫人之心血所凝聚也，亦太夫人精神之所表現者也。余與余之子孫，又何敢忘？（按：景星樓之始末已有「景星樓事略」專書記載，茲謹擇刊其一、二耳）余不肖，未能善居室，謹追憶其略，以垂永久。斯樓位於邑城新街，背山臨流，風景佳絕，樓高三層，與縣政府並肩，有羅江第一樓之目。初，余未明斯樓命名之義，母告之曰：「景星者，德星也，其說由來已久。唐李白所作明堂賦，亦嘗論及。史記所載，天精，而見於景星，景星者，德星也。其狀無常，常出於有道之國。孟庚註：精，明也，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，赤方中有兩黃星，青方中有一黃星，凡三星，合爲景星。宋書載，景星，大星也，狀如半月，生於晦朔，助月爲明。太平御覽，孫氏瑞應圖曰，景星者，星之精也，先後出於西方，王者不私人以官，使賢者在位則見，佐月爲明。是則景星之出，必於有道之國，而應乎太平盛世者也。余建斯樓時，倭寇侵凌，國家多難，世界擾攘，乃不畏敵機之威脅與破壞，

毅然創建，竟底於成，希望我國抗戰勝利，世界早日和平，使余得安居斯樓，遂以景星名之，是不啻景星見，即天下太平也。」余因斯集之成也，謹誌太夫人之言如此。

太夫人小傳

先慈黃太夫人，姓黎名芳，別字韻芬，入教時，以梅芬受浸，茂名南盛市奉政大夫外祖父耀垣公季女。外祖母黃，化縣獅子墩村孝廉位中公之女，無所出，外祖庶母葉，生舅父鴻秋一人，年幼葉卒，續娶外祖母顏，生余母姊妹四人，長適茂名霞塘村楊氏，次適化縣西坡村蘇氏，三適茂名頓梭村程氏。余母生時，外祖父母愛若掌珠，沿鄉俗例，元宵張燈宴客，如慶生男。余母年十歲，外祖母黃棄養，越年，外祖父又以疾終於家，余母十六以前，均在母家苦自研讀，學而不厭。年十七，與先父彥瓊公，結婚於世居塘墩村，翌年生先兄祖昌，（即元兄）又越年，而余面世矣。余生三歲，先父以疾終於家，太夫人之痛苦，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。年二十七，辛亥革命告成，翌年赴羊城求學，初入大石街女子師範，旋又攻讀女子法政；未幾，南旋，應茂名縣長陳公卓平之聘，創辦女子小學，粵南有女子學校，實自余母始。嗣後余母家居二十餘年，樂善好施，誦讀如故，彰彰善舉，在人耳目。余兄弟先後畢

業大學受室服官，各生子女。爾時，外祖母顏，享年七十，已去世矣。母年五十七，卽將購得縣城新街之鋪屋兩間，改建景星樓，進伙日，余母顧而樂之。余母先後奉委爲縣府參議及顧問，並被選爲婦女會理事長等職多年，六一大慶，闔邑紳商戚友，製錦稱觴，爲余母壽，固不僅一家之慶也。年六十二，是歲冬，卽赴茂名禮拜堂受浸爲基督徒。年六十三，舉國大選，余母以齒德俱尊，衆望所歸，膺選爲國民大會化縣候補代表。三十八年秋，縣城失守，余母卽被幽禁，旋且下獄，四十年二月二十六日，竟以身殉難，享年六十有七，是余母殉國也可，殉教也亦無不可，以德貞之身，未享永年，人多惜之。

太夫人六一壽慶錄

序文 其一

天地正氣，賦於人者曰忠孝，故忠於事而孝於親，是卽正氣之表見者；孟軻氏更釋爲浩然之氣曰，其爲氣也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充塞乎天地之間。亦極言正氣之大用，爲人性本善之明證乎。余生也晚，不及見古人，然誦其詩，讀其書，則古來大聖大賢大忠大孝之史蹟，光麗中天，照耀人寰，顛撲不磨，久而彌彰者，足以見其正氣之所存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其著也；其存而在下者，忠臣孝子，仁人義士，亦代不乏人；要皆能本其所稟正氣，發爲忠孝，感動後人，師表百世，則人類之不可無正氣，正氣之不能離忠孝而爲用，彰彰明矣。余生三歲，嚴父見背，教養之責，皆慈母任之，含辛茹苦，艱困備嘗，故今之頗能自愛，且爲社會所見愛者，實其來有自；余 母讀書知禮，深明大義，雖

屢嘗艱苦，而襟期遠大，吾儕居家外出，皆以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、恥爲訓，可見其正氣之所存；嘗於余臥室衣櫃刻一聯語曰「盡孝莫辭勞，轉眼便爲人父母；施恩休望報，回頭但看爾兒孫」。此以感應爲勉勵，實正氣流露之篤諭也。余將以之訓子訓孫，且永以垂訓焉。有稱余母爲合孟母歐母而爲一人者，雖許之或過，然其得天之厚，所遭之苦，志向之遠大，亦足以勵薄俗而起頑懦矣。是歲仲冬初七日，爲余母六十晉一生辰，戚友同學，製錦稱觴，爲余母壽，自萬里外至者，則有重慶中央黨部秘書長吳公鐵城，機要處長溫兄淑萱之頌詞；自千里外至者，則有廣州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邵少將參議龍公思鶴，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委員黃兄玉明詩文；自百里外至者，則有茂名廣東省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林公時清，秘書林兄樹德之壽聯壽序；其千里以內，百里以外，一邑之中，達官貴人，各界名流，或文或詩，或歌或聯，或載酒登堂祝嘏者，不下千百人，濟濟一堂，舉杯慶祝，是皆能本其正氣，而發爲忠孝；所謂孝思不匱，永錫爾類者耶！余母顧而樂之，且將其私蓄僅有之產業，縣屬關帝涌田租一庄四十石，悉數撥獻本區私立五美初級中學校，以爲六一紀念，意欲培養忠孝之人材，且推其樂育忠孝之志於無窮也。竊嘗論之，言爲心聲，文詞之於言，尤其精者也，不可不傳，戚友同學來壽余母之詩文，皆金石文也，余雖不敏，敢不存而傳之，以垂永久。因彙而輯之，並余母所作詩文，悉爲編附，刊贈友好，藉此稍報劬勞耳！書成，友人告余曰，